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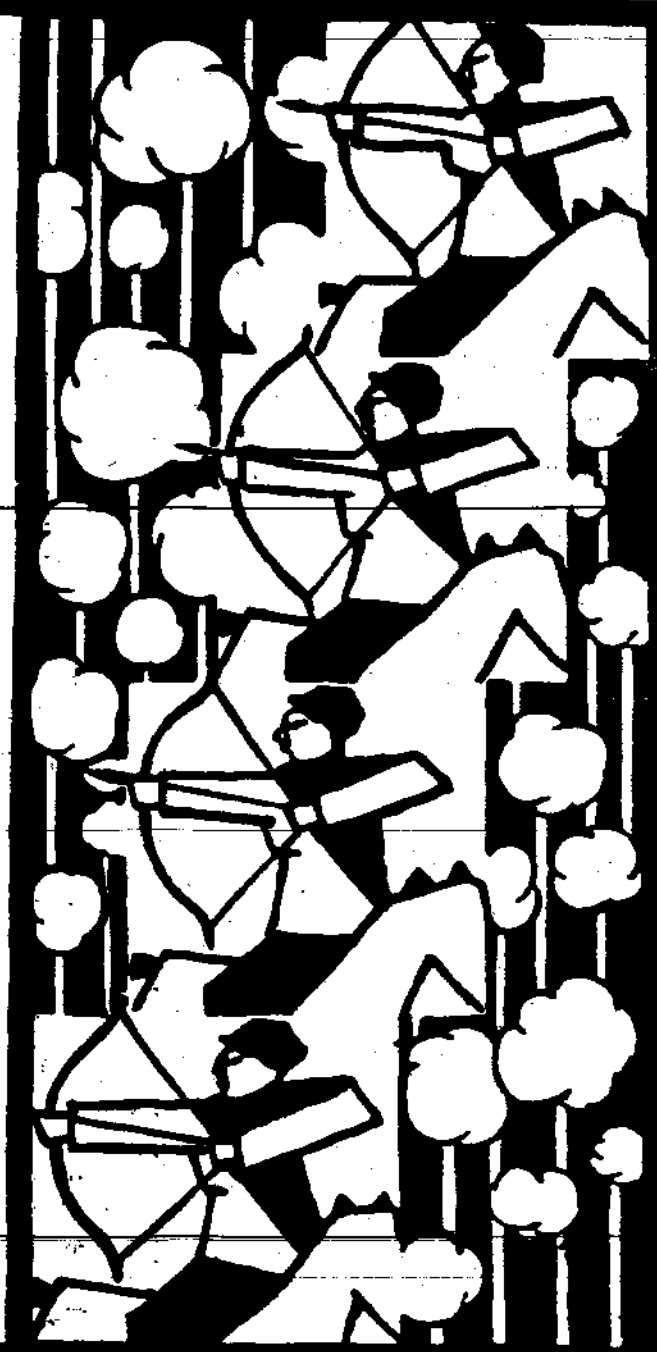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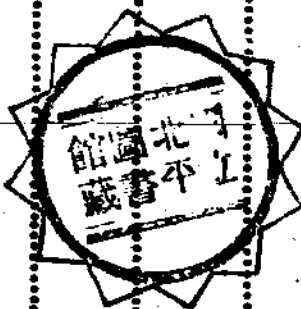
21 JUN 1934

號二十四百六千二第字警郵政內 號九十四百一第字文會民委傳宜央中 證記登

文藝戰線

第一一五隊裏目錄

燕子 (詩)	病夜 (詩)	聊齋隨筆	明恥園筆記	漁家 (小說)	心痕	檢討魯迅
.....
李光亞	李光亞	高慶豐	孔均	李光亞	王矩先	石原



浙江圖書館館刊

第三卷

第二期

插圖(明朱舜水先生遺像等二幅)

浙江人文對於日本之影響

浙江文化之轉變與復興之展望

西湖文瀾閣規制微故

衢縣新志序

衢縣志稿序目

圖書分項概論序

館藏善本書題識八篇

本館新得莊氏蘭味軒捐贈圖書目錄

書報提要(十篇)

圖書文化消息(九十則)

浙江省立圖書館獎勵捐贈圖書版片及文獻物品辦法

浙江省立圖書館收受寄存圖書版片及文獻物品辦法

浙江省立圖書館編輯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張其昀

陳訓慈

張 崑

余紹宋

鄭永禧

陳訓麟

夏定域

毛春翔

重心旬刊目錄

第二卷九期

硬幹論

日偽大收民間槍枝

日美能妥協嗎

羅斯福政策與

美國的前途

歐洲大陸與英國

編者的話

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通訊處：北中司法部街七十三號陳子芳

本月定價三分

定 爾

金海如

吳軼飛

楊 仲 華

檢討魯迅

石原

魯迅，誰都知道他是文壇上的鉅子，從五四運動到現在他在文壇上仍不失其權威。先前在北平雖然為一般青年領袖，及其轉京後，又被共產黨捧為左聯的盟主。其實魯迅之為人，却不是了不起的人物，論他的作品，他只是會亂寫

為左聯的盟主，大概也是左聯人們瞎了眼晴吧。

漫罵人的文章，和人們打筆墨官司，他所長的，是筆下的尖刻和冷酷，是他家裡刀筆吏紹興師爺的遺傳，魯迅的享名，也不過就享在此處。至於有人擁護他為小說家，這未免不懂得小說的體材了，他的「吶喊」和「彷徨」，充其量，也不過是些新感，能合乎小說體材者有幾篇。他的「三間」，「華蓋」，「二心」，那都是些「不三非四」的東西，說他寫的俏皮尖刻那是恭維他，就說他寫的臭氣薰天也無不可。其餘的他還會硬譯了幾篇蘇俄的夢話與小說，還是從日本文偷譯的，他還做一篇文捧捧蕭伯納，和女弟子通幾篇情書，他所以能

若論及魯迅的人格，那更不值問了，他醉心英人，在北平教書的時節，曾宣言學生頂好多讀點英文，少讀漢文，甚而或者不讀漢文，他煩惱本國文可見一斑，後復傾向日本人，他的日本朋友很多，在上海便住內心書店，最近將一部南腔北調多售買于日本人價為一萬金，他目無國籍甘心媚敵于帝國主義可見一斑。當「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民衆均憤而抗日，他竟站在上海甘為日本人當偵探，他這種思想和人格，我不曉得一般青年還擁護他在什麼地方，我現在把歷來批評魯迅的文字，摘其重要的寫在下面，以供諸位參考：

令人不能卒讀……他甚至於罵人都給人罵回去了，……這種作家雖然久已不作，罵罵人也就知可以使人知道他還健在；與其發表壞的作品來塌自己的台，倒不如罵罵人不發表作品，可以使人莫測他的高深，迷戀骸骨般的迷着他過去僥倖得來他的榮譽……」

魯迅，誰都知道他是文壇上的鉅子，從五四運動到現在他在文壇上仍不失其權威。先前在北平雖然為一般青年領袖，及其轉京後，又被共產黨捧為左聯的盟主。其實魯迅之為人，却不是了不起的人物，論他的作品，他只是會亂寫漫罵人的文章，和人們打筆墨官司，他所長的，是筆下的尖刻和冷酷，是他家裡刀筆吏紹興師爺的遺傳，魯迅的享名，也不過就享在此處。至於有人擁護他為小說家，這未免不懂得小說的體材了，他的「吶喊」和「彷徨」，充其量，也不過是些新感，能合乎小說體材者有幾篇。他的「三間」，「華蓋」，「二心」，那都是些「不三非四」的東西，說他寫的俏皮尖刻那是恭維他，就說他寫的臭氣薰天也無不可。其餘的他還會硬譯了幾篇蘇俄的夢話與小說，還是從日本文偷譯的，他還做一篇文捧捧蕭伯納，和女弟子通幾篇情書，他所以能

沈從文在「記丁玲女士」裏面也有一段：（曾登載在天津國聞週報上）

……也有身不服老，而又硬直

強硬的，則依然彷彿本身站在最前線，作為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厭于執筆，不能寫點自以為合乎理想的作品，也不能用什麼有秩序的理論，說明所謂中國紀念碑式的作品，是什麼形式，須什麼內容，在某種希望上可以產生。……」

一卷四期的文藝座談，郭貞君在「喉淚序」裏說：

上海矛盾月刊二卷一期林子展有「皇帝的像讚」這樣一首詩：

「但有些人只會瞎罵，別無他長，數年中創作不出一個字。翻譯吧，譯得

既不能脫下橡皮鞋而走上大衆。又捨不得放棄那頂普羅皇冠。啊，你這一輩子只有「彷徨」

只有「吶喊」！

你是具有普羅和布爾的「二心」

他媽的

你的生活始終是「三閑」

× × ×

東洋兵打到上海，

你却躲在四川路的內心書店……

你這活見鬼的普羅皇帝是如此有閒

，如此有錢！

心痕

親愛的梅：

習習的春風，經過了一場毛毛微雨的結束，大自然的溫度確是從量變為質了。萬無一賴的心頭，隨了夏意仍是不斷的繁榮，于是我偷偷地踱到公園的牡丹池旁，今天的天氣總含些雨意；但遊人並不因此而減少，大約士媛們如凝脂般的皮膚，誰不長那火熱的嬌陽！

這時來來往往一雙一對的紅男綠女，手携着手，臂跨着臂，那親密的情形，就令七十歲的老太婆也要羨慕他們的

有閑加上有錢，

一本硬譯得不通的潰滅，

最近你無聊得更利害了，

公然把和女生吊膀子的情書來騙錢

……

由上面的幾段關於他的作品批評，可

以證明，魯迅作品是被人輕視，而且他

的作品之劣，也足以暴露無餘了。

王矩先

甜美，何況我這樣孤獨的遊子。

壯丹花正在含笑歡迎着他們，陣陣的微風更吹來周圍紫丁香的芬芳，就是鐵人的心也要起美感吧。你聽！一般遊人們真個都被她們陶醉了，「桃花江是美人巢，好花千萬孕，比不上美人嬌！岸旁所發出男女狂歌的和聲。這時我死灰般的心，也在復燃了，不禁贊美說：「果然快樂在人間，君不見緩步賞罷壯丹芳，水濱高唱桃花江」梅！再談吧！祝你夢中也在

快樂！

親愛的梅：

早晨東方才發出些微白的光，剎兄就來叩門，我爬起床來讓他坐下，才知道他今天就要回福州了，這來正爲了辭行，我很驚訝的問道：「難道畢業考試也不顧了嗎？」他說：「老爺！算了吧！什麼叫做資格？反正今日之社會，是人的社會，最有保障的也是人的生存，你不怕恐怖的來臨，我却怕得很！我的父母還靠我贍養，我的妻子還靠我生活，我的弟妹妹，還靠我去教育，什麼亡省也好亡國也好，我是抱定不抵抗主義的了……」梅！你想我怎能不欽佩他的聰明。

當我去送他登車時，才曉得這樣聰明人多的很呀！一個個携妻帶子，扶老背幼，就是喊口號最好聽的壯士，也心回意轉，抱定誰替你們犧牲的主義，跨了愛人過太平年去了，祝你

不要恐怖！

錄五，九，

錄五，七，

可欽可愛的梅：

我的頭腦近來確是起了變化，不然怎會這樣頹唐呢？人多的市場我不願去拜訪他，靜悄悄的公園，我也不願意做，來朋友希望來一位，並且不願意做一個長時間的暢談，談二十多分鐘，就最好，智的音樂片子總然長期放在這裏，然而我不願再去聽那嬌滴滴的聲音了。

正在苦悶着，突然綠衣使者送來兄弟的一封信，確也神秘，好朋友的信，真可以安慰愁鬱的胸懷，信中還提到：「你不是問我密斯華和崑的事情嗎？說來好笑的很！華竟爲了崑和蘭也要好起來而大吃其醋，果用盡千方萬法，終于把崑的飯碗打破，促崑只得忍痛返里，你看華真過于兇險了！」

我認爲華這種行動是最可卑陋的，任何人應該唾棄她！因爲我永久主張，無論求友或求愛總要以雙方出于自願爲第一條件，假若僅有一方願意，願意的也不可勉強，至多繼續做朋友也就算了，不必自尋煩惱，何況崑已經有了愛人

，她偏要盡力破壞，把一對情侶差散，即令她重新佔有了崑，這奪人之愛的行爲的罪惡比奪人家財產只高出十倍！因爲物質是無盡的，丟了還可以找回來，蘭的愛人在茫茫地人海裏却只有一位！也許還有不過終歸渺茫——犧牲了旁人終生的幸福，這行動真等于殺人！我永咒罵華，我永久痛恨和華有同種行爲的敗類！梅！你以爲怎樣？祝你奮鬥勝利！

箴五，十一，

受過人世酸辛的梅：

像我這般懦弱，也竟加入抗日的戰區工作了，加入的動機，固然一方是好奇心的驅使，一方也是心慮深處感到極大的壓迫，促我放胆的，不顧一切的要盡我那一點點的國民之責，我的職務是向後方運輸受傷的戰士。

汽車在大地籠罩黑紗的黃昏後出發了。那道路爲什麼這般崎嶇不平，顛簸得我頭昏眼花，恰像我們整個民族之前途！不過我總十二分的相信，只要汽車

上了軌道，汽油充足，司機者還有精神毅力，是一定會達到目的地的，我確信，我獨信！果然，在十二時更闌夜寂的深宵，我們是達到了。

趁着天還沒亮，趕快把受傷的戰士們一個個的抬上了汽車，梅！我有生以來，確是第一次見識到人間有這樣的憔悴面孔和極痛的呻吟，他們的臉色是那般蒼白可怕，直比死人還難看，並且同時傷口上仍在不斷的淌着鮮紅的熱血，受創時間稍長些的，身上還不斷的發出來煙人的腥膻氣，汽車又蠕動起來，漸漸地加快了，這時天邊已經破曉，小鳥在沿路柳樹的枝頭吱吱的亂叫，好像鼓勵我們說：「只有民族的血，能灌溉垂死之花！」好！停止了！我也十分疲乏了，希望你加緊努力！

箴五，十五，

毅力十足的梅：

朝陽漸漸地從東方抬起頭來，這時萬物都呈現出充滿的朝氣，總然陣陣的

晨風吹過來仍帶有涼意，各人的棉衣也都沾潤了潮濕的曉露；而每人的面孔上却都掛着微笑似的，汽車又慢了，漸漸地停在一座後方醫院的門前。

一陣嘈雜的喧嘩聲，迎出來幾十名男女同志，剎時間我們的戰士通同安置妥當了，尤其是女同志們確是熱心，你看！一個個穿了白色的手術衣，逐一的給他們消毒注射換藥，她們的殷勤，體貼細密，用甜的話來安慰他們的重量，總要比對她們的愛人還周到，更難得的是「女士」，她每到一個病床去工作，人還沒有到肚子却先到了，我想這腹內的結晶，可以稱之為抗日的種子了，我看得高興了，竟忘記我兩晝夜未曾安眠的疲乏，不自覺的高唱起來：

有希望的中華民族！

你真的醒了嗎？

我願你永勿撈二！

我祝你永遠是樣的團結！

梅！親愛的朋友！不多寫了，祝你

生活安適！

不自暴棄的梅：

人終是靈肉一致合成的動物，總令情感有時勝利了，理智仍會不斷的去批評他，阻撓他，使他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也要屈服于理智的指導之下，在我本想到再前方盡我的職責，只是身體方面實在不允許了，所以當今天黎明回部後，腦裏似駕雲一般耳鼓聽聽到嗚嗚嗚嗚嗚嗚嗚的前進聲，眼睛再也睜不開，就是勉強打開不到兩秒鐘還要自動的合閉，在這種朦朧疲乏的混亂頭腦失去作用和指導的時候，我不自主的進到睡鄉裏去了呵！甜密的夢境，使我忘掉了一切人世的悲哀，苦痛，淒涼，使我脫離了人間一切的壓迫，呻吟，掙扎，甜密的夢境呵！我真不願醒來，因為我沒有方法忘掉了自己，同時也忘掉了這污濁的世界！

第五，十六，

突如其來的一片雜亂聲，驚醒了我的清夢，我揉揉眼睛一看，許多男女同志不知什麼時候都集聚在房內了，最可愛開口的傑也在嚷着：「你們死不死！總往外跑！」嗡嗡的機聲，越響越低了！盤桓不久，附近就發出剛！剛！的轟炸聲，這時全室的空氣是那樣的緊張，幾乎連呼吸的氣息也聽不到，我們的小同志蹲在房的內間右角在祈禱，口中念念有詞，大約是求上帝保佑的一句話，砰！砰！……忽然從較高的地方傳出高射砲的聲音，于是大家興奮了，好像嬰兒得到了慈母的撫慰似的，在那微笑的嘴角上，可以推測出他們心裏一定在想：「肺疾三期的帝國主義呵！看你橫行到幾時！」再談吧！祝你一切一切的都在近展！

第五，十七，

李光亞

漁家

(一)

怒風自北而南的嘶嘯着，大地上若

有數萬魔鬼躍起。天空密佈着烏雲，陰森可怕。電光飛閃着，彷彿是偉大的天

神，翱翔在黑空裡，晃躍着目光，偵察世界上的一切。觸到耳膜的聲音，頓令人感到什麼都可以有，什麼都可以無的黑夜，籠罩了這個神秘的世界。

神龕前的香煙，縷縷飄浮着；一盞油燈，若明若滅，好像在聖者涅槃的光景之中。

神龕裏一尊黃銅的佛像，似乎聽到跪在他面前的那個老嫗的禱告，而撫慰着，使她感動而啜泣了。

「觀音老母呀，觀音菩薩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世上那有我這樣可憐的人呢？觀音大士，老神老佛……總會聽到世界上苦命人的哭泣罷？……神佛的眼目，也總會看到世界上的苦命人心田罷？……一生一世，從未做過喪心害良的事情，誠心誠意的作善事，吃長齋……唉！反倒窮到這樣，一生無子，就足以使我傷心到極點了，唉！老頭他，現在又病倒了……神佛呵！救苦救難，大慈大悲，保佑老頭子的

病，快些好了吧！保佑吧，阿彌陀佛！」

她的身體顫動着，淚珠已粒粒的淌到她那縐紋很多的頰上了。悲哀的聲音，小得使人聽不出她是叨唸些什麼。

窗外的風聲，由悠嘶而漸漸的變小了，小得像嘆息似的；祇是噓噓的鳴着。淒涼的夜雨，也息索的落下了。雨絲被風兒吹到窗上，沙沙的一響，刺破室內的死寂。

跪在神龕前的她，慢慢的將身彎屈着，伏向地上，磕了三次頭；遂又慢慢的站起，用手拭去頰上殘留的淚珠。

風兒不斷的吹着雨絲；雨絲不斷的打向窗上；窗上不斷的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

她看着她的老夫翁在那邊炕上。面上鬚鬚同鬚鬚的亂髮，裹滿了她的頭部。大而陷入的眼窩，埋藏着兩顆緊閉的眼睛。兩個大牙，支出唇外。粗細不均的呼吸聲音，噙噙嚙嚙的在喉嚨裡響着。

「唉——」

她長嘆了一聲，便拿起梭子，織起網來。她已六十多歲的年季，她的丈夫的年紀大概會比她大些，這是從他們身體康健方面比較而論的。

人，無論是貧是富，上了年紀，總應當有幾個兒孫，這樣他既不會愁吃愁穿，又不會怕死後沒人上墳，按着節氣燒香化紙。但是；人上了年紀，而處在貧窮的境域裡，這也是不幸了；如果老貧，無子無孫，又加上多病，這真大不幸中的大不幸了。

這種大不幸中的大不幸的人們，雖然一縷氣息尚且存在，也毫無生趣！他們簡直是生活的殞屍！

他同她便是如此的命運的啊。

他是個極忠厚極和藹的人，每逢有疾病的人，或過路的饑餓人，或一個可憐的乞丐，若是向他乞憐時，他便把腰中荷包的钱，如數的送給那個乞憐的人。他這種慷慨好義的行爲，使鎮上的人，有的嗤笑他，嗤笑他是個聰明的白癡！不過有些人們也會贊美他，稱他爲尙

心伯伯。因為他姓尚，名心。

尚心伯伯的生涯，是寄在海上的，每天坐在船上，搖起櫓，撐起帆，漂蕩在那驚濤怒浪的上面。他三十多歲纔娶妻，在早婚的中國裏，他是稀有的晚婚。妻伴他過活了三十餘年，這樣尚心伯伯老了。尚心伯伯的老妻，在這三十餘年光景裏糊糊塗塗的生了一個女孩，現在這個女孩嫁給K鎮上一位鼎鼎大名的金五老爺，她能夠嫁給金五老爺，完全是因為她生的漂亮出眾。因此，人們都羨慕這位有福氣的美麗女郎，嫁得這樣一個有財有勢的丈夫。她被人稱為金五太太了。

金五太太年方二十三歲，臉貌有如粉桃花的白，眼睛靈活，腰細，脚瘦；但是天足。她，確是一個可愛的美人！這樣一個美麗的美人，值得青年男子的垂涎，值得她的丈夫的愛戀；值得一般婦女的羨慕。她做了有財有勢的金五太太；值得尚心伯伯同他的老妻的歡喜，慰快吧？不，值得他們的恨怨，憎

惡，與怒罵！

現在尚心伯伯病了，病源在那？據K鎮那個瞎了一隻眼睛的M先生診斷說：「風火攻心，肺臟勞傷」。

自尚心伯伯害病後，M先生每天一次來診斷，診斷後，又包幾味人參，茯苓等藥。尚心伯伯的老妻，這樣流着淚，煎着藥，服侍着尚心伯伯。不幸，M先生在前幾天害了個暴病死了，於是尚心伯伯的病從此停止醫治，任那命運去支配。這停止醫治，任命運支配的事情，並非是K鎮上M先生死了，便沒有醫生了，其實K鎮上的所謂良醫還多着呢，因原是M先生是尚心伯伯的唯一的

好朋友；診脈，吃藥全不用錢。M先生死後，M先生的家，便把那塊寫着「義春堂」三個大字的木匾，由大門上折去了，宣告永遠的歇業。所以尚心伯伯的病，亦遂之宣告停止醫治。「生死有命」，這話雖然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在窮人害了病，又無錢延醫診脈，吃藥的時候，那時很有道理而

能安慰人的格言。話雖如此說；尚心伯伯的病勢却日趨愈沉重了。有時他的身體火熱着，口裡講着囈語。

尚心伯伯的老妻正在那不住的摸索着這線同梭子的當兒，尚心伯伯又呻吟了，說着可怕的囈語。

她放下了織綉的工作，癡望着尚心伯伯的面孔，她感到無限的辛酸，淚珠簌簌的流下來了。

風兒仍然在那噓噓的吹着；雨兒仍然在那息索的落着；窗上時時被那為風所吹的雨絲淋打着。窗前老松上，飛來一隻鳥，在那裡淒涼的啼泣着，聲音是怎樣的難聽！最後那隻鳥大笑起來，笑得像醉漢的瘋笑！起初那隻鳥好像為尚心伯伯的命運憂傷似的；轉而又像是嘲笑他們一般。最後那隻鳥有如貓嗚啞的一聲飛去了。

悲傷憂鬱的她，心裏又在恐懼忐忑了，深深的感到不祥的預兆。

「啊，天快亮了嗎？」尚心伯伯翻了眼皮，大概是醒了，他這樣問着。

「是的，天快亮了。」

「啊！好惡夢！好惡夢！……」

「什麼惡夢呢？」

「我夢見一群人……」

「一羣人怎樣？」

「把我綁起來了，推到火堆上去，燒得渾身焦痛，啊！好惡夢！……」

「夢凶事，是吉祥；夢火，便是有財……」她不自然的辯解着。

四起的鷄啼聲，報知了黑夜將去，曙光將來。她漸漸兒的疲乏困倦，征服了。她又神龍前祈禱了一番，在香鼎上再豎起三枝高香，吹滅了神龍前的慘澹的油燈，她走近向心伯伯的身旁躺下去，於是走入了夢鄉。

那黑黝黝的夜，淒涼涼的雨，在這光明燦爛的白晝裏，遁跡了，消聲了。昨夜的一切，盡成過去。

碧空經過一度夜雨的洗滌，愈見清涼，綠葉帶着生氣，葉上尚殘留着晶瑩

的露珠，向那河水上滴落着，待露珠落到河流上，立即同化不見了。

驚黑，高大，滿面豐光的金五老爺騎着一匹雪白，膘肥的大馬，他手拉緊了馬韁，馬加速了馳驅，當那皮鞭抽在馬身上時，那馬長嘶聲，昂起頭，便飛也似的向前跑着。

當馬跑到河邊時，在金五老爺的眼睛裏出現了一座骯髒的茅屋，這座茅屋是孤零零的在那裏立着，牠雖然屬於K鎮；然而牠是距離K鎮尚有一里之遙。茅屋前有一株老松，掩映着這座破陋的茅屋；老松前面，有一條河，築迴圍繞着。這茅屋的主人翁，便是向心伯伯與他的老婦了。當金五老爺望着這座茅屋時，大概心裡在想：「唉！憑我這樣體面人，有了這樣的窮親戚，無奈有點歉憾！不過要得一個俊俏風流的佳人，倒是勝強一切。因此，有了這樣的窮親戚，也是無可如何的一件事情啊……」

「下馬？進去？……」金五老爺騎在馬上這樣思索時，馬已跑近了

茅屋，最後金五老爺跳下馬來，將馬韁繫在松樹的幹上，走進了這間骯髒的他不願去的茅屋裏去了。

「岳父怎的了？」金五老爺踏進屋門時，向心伯伯躺在炕上呻吟着，他的老妻坐在他的身旁，面上表現着憂鬱的神情，所以金五老爺很不自然的問了。

「病啦，金姑爺……唉！你岳父從那次在海上遇了險，便病了……」

「沒請醫生診脈嗎？……」

「唉！M先生死了，那裏還有錢再請先生診脈吃藥？……」

「啊——」

「當真親不講假話，窮人是沒有法子的，吃米燒柴都很難……唉！米還剩兩碗了……」

「啊——」

「唉！你岳父病後，那裏有錢，全仗着我這兩隻老手，織幾張漁網，賺點錢，不然……唉！……那裏有錢吃藥！……」她心裏蘊藏着幾許辛酸，完全包含在這湧出來的老淚

裡面，她說着便不住的流着老淚。「真是的！爲什麼不到俺家裡去拿米呢？現在我去蝦蟆塘，大概明天

伯的老婆，他於是騎上馬，搖起鞭，飛跑去了。

(二)

造物主是何等的偉大！他創造了天地，在蒼天的上面，描上了日月星辰，在大地上，點綴了山河湖海樹木，有時從天空淋漓一點雨，有時從地面吸起一陣風，都使人有知無知，有覺無覺的陶醉在自然之中。

偉大的造物主，當創造宇宙時，他彷彿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什嗎卵生

不盡，用之不竭的，宇宙間的一切萬物，都有權力享受這種自然的恩惠，然而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

宇宙間的一切萬物，極殘忍，極兇惡的東西，便是人類了。但是人罵人時，偏說：「人面獸心的鬼東西！」比較上，獸的殘忍，兇惡，恐怕不如人類的殘忍，兇惡吧？人類的智慧超越一切；人類的罪惡，也愈超越一切。

五老爺雖然在佃戶身上盡量剝削，一點情面不講，欠租的佃戶，便要被他痛打；欠錢的債戶，便要被他送到縣裏察警局去拘留，但是在自己的親戚身上從來沒有那樣殘忍酷烈的行爲。不過很懶得到窮親戚家裏去，這倒是真的。金五老爺說完了話，將那條印有「金康記」三個大字的口袋交給了尙心伯

彷彿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什嗎卵生的，胎生的，溼生的，化生的，有形色的，無形色的，有思想的，無思想的，非有思想的，非無思想的，都應當平等的去享受我賜與你們的恩惠。因爲我所賜與你們的思想恩惠，是普及的，不是有私心而畸形的！但是宇宙間一切萬物的行爲的表現，違犯了造物主的本意，殘忍，陰險，鬼詐，欺騙，殺戮……充滿了空間與時間，把一個美麗的世界，弄得怎樣的污濁！自古至今永遠的污濁！本來怡人的清風，娛目的明月，是取之

人類的罪惡淵源；便是私心，私心的發動；便因爲了金錢；金錢在一些人們的眼目中，是好東西；在另外一些人們的眼目中，或則是極壞的東西！不過有了錢，就有吃，穿，住；有了錢，就有山珍海味，狐裘羅衫，高樓大廈；有了錢，便有汽車美女姨太太；有了錢，就有軍艦飛機槍砲；有了錢，就有鐵道工廠奴隸，總之；有了錢，就有一切，一切都爲我所有。這是從物質方面說來，若是從超物質而論；有了錢，人們會尊敬你，沒有錢，人們要蔑視你，污辱你，罵你是窮光蛋！卑賤的乞丐！沒

有錢，就是孔子所說的：「仁義禮知信廉恥，」也都消滅了。最親莫如的父子，兄弟，夫婦，都也疏淡起來了。

金錢啊！古今中外的社會，是你在那裏做怪！設如不信這話，請看尚心伯伯的老妻一莊一件的問着尚心伯伯所敘述的話吧：

「香，（金五太太的乳名）你爸爸那次在海上遇了險，船被風吹翻了，那浪波是怎樣大！你爸爸差不多要淹死了，唉！若是淹死，一定被大魚小魚，大蝦小蝦吃了，那時你又少了爸爸，我啊，不知怎樣的傷心哩！我那時恐怕不會再活下去了……唉！那知老天睜開神眼，偏偏遇了救，救了你爸爸的——條命，唉！但是一個人在大海裡遇了難，是怎樣的可怕呀！我的孩子！你爸爸病了，病了一個死來活去，要是一口氣不來，便會……唉！你爸爸在病中嚷着胡話，總是這樣召呼着：我的寶，我的香兒，我不能死，我

不能這樣的死了，我捨不了我的香兒，——孩子！我坐在你爸爸身旁聽着他在夢裏喊着你時，我心裡怎樣的難受，我的心碎了。我的孩子，我同你爸爸是怎樣的愛你……」

當她對着她的女兒——金五太太說時，那淚早已像秋雨一般的落下，那時金五太太總是默默的望着她這個老娘的臉，有時也會無神的說：

「啊——是的。」
「香，你爸爸現在是怎樣的想你呀！不過你爸爸是病倒了，那能再到你這裏來呢？唉！真可憐！你爸爸……」
「沒有請先生診脈嗎？」她也像他丈夫的口吻問着。
「傻孩子，你是個聰明的人，怎不知道你爸爸的情形呢？你爸爸病了一個多月，沒有在船上做工，那裏有錢；現在全仗着我這兩隻老手去織漁網，換些錢不過織網得買錢，

除去買錢的錢，餘下的錢僅夠買半升米兩捆柴的。唉！那裏有錢去吃藥呢？……以前吃了些藥，那是不用錢的；那是M先生的藥，M先生不幸死了，孩子，你知道嗎？M先生一死，你爸爸不能再吃藥了……」

「啊——」金五太太這樣一諾。「金姑爺今天去蝦蟆塘，路經咱門口，他到屋裏坐了一會兒；他看見了你爸爸病着，又聽了我的話，於是把條布袋交给了我，他說：教我到這裏來，暫借——二斗米，幾塊錢，唉！真沒法子——」
「是的，媽媽，你不知道，家大業大，七嘴八牙的，難說話……」
「金太太開始發表她的意見了。」
「可不是的！我是很知道的……」
「唉？常言說的好，家有手口，主事一人。他（指金五老爺）難道不知家裏的大伯小叔都在暗地裏說長道短嗎？全家都不滿意他啊！唉！

家裏的錢箱呢！鎖匙是在大伯手裡的。他不巧今天也出了門。米呢；在倉裡，倉門也得大伯開，誰敢擅自開倉門！唉！大家捧柴火烟高的家庭，看來倒是轟轟烈烈的；其實是個虛架子。……又兼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金五太太滔滔不斷的說着。

「嚙——誰說不是呢……」尙心伯伯的妻也替她打算着。

「我看，媽媽你不如先回去，待他們回來時，再到這裏來罷！」

「啊——可也好吧，——」當時尙心伯伯的老妻口裏雖然這樣說着，心裡却不住的湧起了幾層傷心大浪。

尙心伯伯的老妻終於離去那座巍巍的大屋，踉蹌的回到自己那間簡陋的草舍來了。

以上就是尙心伯伯的老妻回到家裏，將經過的情形，訴說給尙心伯伯聽。尙心伯伯嘆了一口氣便說着：

「人居關世無人問，富住深山有遠

親。唉！世態炎涼呀……自己的骨肉也會如此的，真是親的也成了陌路人了……真傷心！……」

「香，狠心狗肺的東西！可惜父母養育她一場！她那樣的家，真個的沒有米，沒有錢嗎？她支三擔四的！說什嗎大伯小叔……」尙心伯伯的老妻似有些憎惡怨怒的樣子。

「唉！香是我們的好女兒！她無論怎樣都不必問了。原來祇爲的錢，不怪說義斷親疏祇爲錢！真不假！錢：從來我沒有過看得太重了……」尙心伯伯說了不勝嘆息。

「她是個陌路人！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好女兒！那裏有這樣的死不了的女兒，萬惡的東西！有了錢，做了太太，便忘掉了父母！唉！她真沒有心肝！沒有心肝的人。是不能大富大貴的！常言說：「功名好似花間露，富貴如同草上霜」！她絕不能長好……」她不斷的怒罵着。

「是的呀！錢是罪惡物，善爲富貴根！」

「窮，不能窮到底；富，不能種下根！」

「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這對老夫婦用着本地流行的俏皮話，互相的說着。最後尙心伯伯的老妻還罵起來了。

「她，不是個人！是獸！連獸也不如！鳥能返哺，羊羔跪乳……」她這樣罵着。

「唉！人類都看重了錢，什嗎喪心害良的罪惡事，都會做出來了。這個財帛的世界，我真有點討厭了……」尙心伯伯一面說着，一面咳嗽起來了。稍停他又說着。

「像我們這樣的人活在這樣的世界，祇是活受罪；倒不如死了乾淨……」

「死？……」她一聲驚問後，便沉默了。

這時候，室內的一切，都得着最後

一剎那的氣象，非常寂靜。惟有黑頭蠅飛舞着，嗡嗡着。這對老而無養的可憐的夫婦，腦海裏不住的亂想，心裡潛伏着悲哀情緒，憂愁的小蟲不住的嗡嗡着他們的心房。他們感到如其任那憂愁的小蟲嚼爛形骸，倒不如自己痛痛快快的「一死」。他們的心弦正是彈做着「自殺」的歌曲。

(三)

這天午間，金五老爺由蝦蟆塘騎着馬奔回來了。又經過這間淒涼的茅舍，他意氣揚揚的跳下馬來，將馬鞭又繫在那株青松的幹上，轉身剛邁進門內，一股的臭氣，撲面而來，心兒一跳，背上一涼，髮兒一豎，感到一種意外的驚恐。待他定神看來，發覺了一件不幸的事。

向心伯伯同他的老妻，橫臥在炕上，髮粉亂着，面色猙獰得難看，目瞪口呆，那黑頭蠅，綠頭蠅却無顧計的飛舞在那對老夫婦的面上，耳目口鼻，都有了白色的蛆蟲，在那蠕蠕的蠢動着。

炕上放着一張小桌，桌上放置着一個盤子，盤子裡盛着幾個餃子；然而已被那蠅子同白蛆嚼吮爛了，放出一種惡臭的氣味。

這對老夫婦死了，大概是用毒藥放在食物裡，吃後死的。這分明是自殺，在金五老爺猜想中。

金五老爺的心波不住的盪漾着，他一生從未受過這樣淒慘的激動，他的心靈，却也覺着悲酸，口裡囁囁着：

「啊！可憐的老人！這樣死了！」最後金五老爺燃着一枝香菸，隨手將火柴拋向竈下的柴堆上，乾柴已發火了。火焰上昇，漸漸兒的火光大起。

「這樣火葬了罷！」金五老爺自己咕嚕着退出屋來。

金五老爺急快跳上了馬鞍，揮起皮鞭，用力抽在馬身上，那馬聳起鬃毛，悲嘶一聲，性急敏銳的望着前面大路飛奔而去。

霎時間，火焰包圍了這座茅屋，屋頂的茅草燒破了崩塌下來；燃着的棟梁

也落下了；紅光與黑烟在這周圍捲舞起來。

K鎮上的火警鐘聲，不住的狂喊。K鎮上的人們個個驚恐着拿起鐵鍬水桶，跑到這裡來了這時火尙熊熊地燃燒着，黑菸裡裹着一些灰片。轉眼光景，這所骯髒的茅屋，頓成淒慘的灰坵。K鎮上的人們在這火災廠所的四周，盡皆嘆息的。

X X X X X

金五老爺騎在馬上，金五太太坐在一輛五匹馬拉着的大車上，自那河南岸的樹叢裡出現了。車到這所被火焚燬的茅屋前面時，金五太太用着手帕掩在面上哭了。

「爸爸呀爸爸！我的媽媽嘯！……一生一世做善事，竟這樣的跑了，我的媽媽嘯，我的爸爸嘯……」

細膩的哭聲，刺破了K鎮上救火的衆人的心田，都在那替那對老夫婦悲傷着，嗚嘆着。金五老爺吩咐K鎮上救火的人們，將這焚燬的灰土，埋在地下。

生前的茅屋，而今却做了這對老夫婦死後的墳墓。

墳墓前插上一條木板，上面寫着「尙心夫婦之墳墓」。X年X月X日。

太陽葬到那西面的遠山中去了。山巒與天根處，籠罩着那紅橘色的雲霞。微風吹着柳枝，柳枝懶懶的緩動着，好像垂死的樣子。河水向下流着，發出沙沙的聲音。那株老松在那堆墳墓前仍然立着，從河岸邊送來一陣青蛙啼泣聲，K鎮上的救火人們，漸漸的散去了。金五老爺騎上馬，金五太太坐上車，慢慢的返到歸程上去了。

金五老爺說：「一對可憐的老夫婦！」

明恥園筆記

二十三年四月九日

妻在今天將院內的石榴樹都擺成一個梅花式，雖陳列的很好看，不過，他這樣一擺將院中的陰涼地方都佔了，我在院中走了一圍圈，恨不能即刻將這梅

金五太太說：「可憐倒是可憐，不過死了也好些，免得我掛念他們……」

金五老爺却嘆了一聲，「啊……」

那堆荒草蔓延的墳墓，經過了幾度的春秋，木碑上的名字被風雨侵蝕，烏黑而漫漶了。那墳墓上的青草與野花，一年一度的發芽，一年一度的開花，經秋而衰落了。冬日裏白雪覆蓋着這堆淒涼的墳墓。

K鎮上的人們經過這堆墳墓前時，無不嘆息，對着這對老夫婦的枯骨而憐憫着，哀悼着，但是那對夫婦似乎在地上下對着這些人們笑道：「請你們不要哀憐，我們已經很幸福的了。」

孔均

花式的石榴樹變成一個長方形的樣子，我怕妻惱我，並沒有再說什麼。

下午，我到書店樓上去，上面沒有一個人，只是阮叔一個人在牀上躺着。我俯在棹子上寫了不少的稿子，直寫到

元叔爬起牀來。

二十三年四月十日

上午，我再同韻兒到紅十會醫院去替她檢查病，那位權大夫說，她受的病很重，不十分好治，如果住院還能有救，！然而也不過有幾成希望，如果不使她住院，而她乾脆就沒有救了。我聽完了他的談話，心內躊躇了一會，暗想：是一樣的希望，還能說沒有希望嗎？況且，我同韻兒到過好幾個醫院去檢查過，一口同音說韻兒的病危險萬分。我生平愛護韻兒一場，索性化費幾文錢吧，我想着先把韻兒送回家中，然後向義和興借幾十元錢交在醫院內訂了頭號房間，我想人到倒運了，住醫院連二等三等房間都住滿了，這頭號房間，一月就得一百多元，我老張活該倒運哉。

聊齋隨筆

高慶豐

(一)人——不老實，說到吊膀子人總是不老實。說老頭老實，六十

五還「抓灰」。

吊膀子這種事，不能說他怎樣卑鄙下流，但總有些不合適，尤其在禮教的中國。我所說的不反對，但也不是贊成，去鼓勵人都去吊膀子；那麼蔡元可就該急了。不過他急，並不是說他沒吊過膀子的；因為是他的責任。

昨天走市場，因為姣姣地明月使我莫也難捨她；所以我便走起鴨子步來。自然我一個感覺寂寞，不過總算幸運。那有趣的吊膀子故事給我聽。

「今天北海好多人哪。」

「真不少。」

「老王，今天你豔福真不淺哪。那個漂亮的女子，竟看上你啦。」

「老張，你也看見嗎？」

「我想她是個野雞。」

「不會的，決不會！」

「你怎麼能那樣懸定？」

「這所謂的老王，偷偷地悄悄地走到老張的耳邊，屈屈地說：『她是我的姐呀！』」

(3) 有錢自己花，好。

文 藝 戰 線

第三卷 第十一期

一三

有錢自己花，好。不過總當有點良心——慈悲心吧。因為我發誓地不承認誰能可憐誰，慈悲誰。我記得那是那麼一個天。有兩個沒了一隻腿的兵士，自稱是喜峯口抗日的戰士，我雖沒有給他們一個大躬；但在心裡已是十二分地欣佩。我更沒有托爾斯泰的涵養去同他握手。我問他是來作甚麼？他說是找大人來討個回家錢。說時我們已都在商震的門下了。自然商震的住宅是比常人漂亮些，還要威風些。是的，大紅門，像個張口吼的獅子要吞人。這兩個可憐虫，褲褂子都碎得露體，上邊還有几許磨手地血痕，大腿已是斷了一隻，斷處還血淋漓地；可是上邊倒糊滿了土。聽差，是絕不該通知的。一個無名的小卒，來見前河北省主席，現任三十二軍長，上下差得未免太多。雖然打破階級思想，但也未免太自重了。足足等了半天。恰巧，這是太上爺的主使，還是這兩塊先人的德化，還是妙峯山菩薩的加恩——竟使商主席出來。這兩個可憐虫雖然

屈屈地苦訴，口裏不住地大人呀，親爹呀……可是他老人家登上汽車去也。自然他們有這樣的親爹，還不致如此。

無名英雄，掉了臂，折了腿；既使你掉了頭，誰人管呢？你雖有滿腔的熱血，去復興中華，但……有錢自己花，好。

(1) 憧憬吧！

我從來不敢回憶我的過去；因為處處使我傷心。傷心，但決不會流淚。可是現在我將又要憧憬了但這却不但不會使我傷心，自然流淚更不能了；可是我

又笑得肚痛。

我的童年，不能像那天真爛漫底人們比；我的童年，是非常短促地，只可說他只是一刻兒罷。朋友提起來的事，要爲我哭，真的要有人滴滴地落淚。我看他們這樣，我要笑，但又笑不出聲來。我從來不會落兒女淚的，我並不是來誇耀自己是：『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的好漢。自然我也應當感激他們的爲我

哭。不過我想他們未免也就懦弱，比羔羊還馴順。

閑話總要少說，說閑話，容易傷人；但腐在肚子裡，也是後患。

在我小的時候——我是生在城裏的人，而後來跟子父母回到故鄉。我這故鄉，像別人的一樣平凡；沒有使人留戀底綺托。我回到故鄉裏，每天所見到的不過只是些，鄰家的叔伯。在故鄉是這樣的，每個人都要我叫他們叔伯。在悶得不出氣底夏日，我便同着甚麼二劉，百歲啦——因為他們在當時是我唯一地朋友。年歲差不多的。我們到西坑，東河沿去漫泳，自然稱不起漫泳，只不過是來儿吓狗狗，養漢漂等。家裡人總不會放心的。有時剛脫小褂叔來了。有時剛添得高盤，嬌母來了。自然，來個「扎母登」就便找不到。到在寒冬，我們又要有消遣的地方。

村子，因為年頭的荒亂，村外是要圍上一週底籬笆。看起來就像切堡子。鄉間的聖人，賢士們便也披上軍褂跨起

盒子槍，來做總司令，鄉民便是囉嘍。我們歲數小，沒有那樣地勇氣，但也常常拿個木桿放在臂上當鎗，排起隊來。我鄉裏的教育可以說是不壞，一個五十几家人戶的村子能有三四個學堂總算不壞。一個是縣立的高級小學，和初級小學。一個是教會的平民學校，程度也是不淺的，男女都有老幼都有的。說起來可笑，我那同班便有個四十八歲的老頭。其餘的私塾，各佔一方的鄉下聖人所設的。

我在當時，我老想當一個教員。我看他是尊嚴無比。真有金口玉言的魔力。我更佩服那聖人賢士，那樣文明，威風；下鄉的老農見之都要佔在道旁問安的。

在隆冬，聖人賢士底寶座，便在籬笆朝陽面設下。不到九點的時候，老農們個個地背了糞叉提了糞叉，向這方蠕動。來到的便蹲在籬笆下，背靠了籬笆

。這是農人唯一地詭福呢？和照底太陽照在他們的身上。

鄉下人也要分三種人：自然鄉下的聖人賢士是先知先覺底創造者；小聖人賢士便是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底是老農。他們蹲好之後，大聖人沒來的時節；便是小聖人賣弄才情的時候。拿了糞叉在地上畫幾個蟹行字，龜文來對老農們示威。

聖人到的時節，不是像我在籬笆話裏所說的那樣沸騰。聖人來到之後，有如大主席的尊嚴。其餘不得任意開口的。於是聖人便拉出五經四書底怪調來談東話西了，政治，軍事他也要說的。這便是故鄉思想的中心。這也是老農們唯一地民衆會議所。

聖人不但知道，過去未來，批評現勢；而且評判四隣的瑣碎；簡直立了一個司法機關。

「……………」

病夜

李光亞

深夜裡萬籟俱寂，
祇有風兒微吟星兒烟燦，
新月羞媚着有如處子般的忸怩，
我獨在廊下東西蹣跚。
神秘的幻想哟，
不住的飛來飄去。

深夜裡寒意侵襲，
吐了聲噴嚏，
祇得踱回屋裡。
爐火正在吐着紅燄，
爐上煎着的藥壺却在噉泣，
有時從壺裡噴出一滴水珠，
灑在爐下，沙——
吐出一聲悠長的嘆息。

深夜裡飲下了一杯苦劑，
閉了雙目靜靜的臥着，
好像一具僵屍，

惟有一顆赤心，
火一般的燃燒——
燃燒着無限情緒，
淚兒已爬出眼窟，
流滿了腮頰。

會記前年病中，
榮楣爲我煎藥，
得到無限的安慰；
去年病裏，
玉梅爲我問卜延醫，
沒有感到一絲寂寞，空虛。
哦，而今啊！
祇有孤獨的自己，
她們是一個長臥遼陽，
一個永眠都邑。

深夜裡夜神催我睡去，
她似在那微笑唱着歌曲：
「朋友，往者如水，
何苦追憶，

人生的旅程還要馳驅！」

遠遠的火車吼了幾聲，
預備把那一切的煩惱，
拖到那無際的地域，
唉！惟有他那淒涼的聲響，
蘊藏着無限的失意，
也像是在那兒嘆息！

×

×

×

九三三，秋，病中。

燕子

李光亞

三月裡的一天，
一個愉快的晴天，
我徘徊在牡丹花叢，
郁馥的芳香沁透了心靈。
惱人葩色，醉人和風，
鷓鴣樓唱，草木爭榮，
一切事物都在那欣欣的笑着，
哦，唯有那失巢的燕子悲鳴，
抽，可憐的雀鳥嚙，
一切都似絕望，
不停的飛上翻下，東衝西衝。

× × × × ×

浩洗的長空，

那裏是你的歸程；

東方嗎？——

那是汪洋萬里；

裂胆的濤聲！

西方嗎？——

那裏已起了變更；

無數敵人張開殺你的長弓！

江南嗎？——

滿地荏苒，

一片哭聲！

塞北嗎？——

淒涼的沙漠怎能建築自由之宮？

那蠢笨的駱駝也在流淚悲鳴。

哦，失巢的燕子啊，

迷惘的燕子啊！

她那沉鬱的歌曲，

引起我無限的悲情。

× × × × ×

「呢，呢，呢，」有時她這樣叫，

「嗚嗚——嗚嗚」一會兒她又轉調

了，

我聽了她這樣泣語，

禁不住淚透心威。

她的悲哀如此盡情流露，

使我感到自己連年悽慘的遭遇。

唉！她雖然這樣的哀泣，

可是得到何人的憐惜？

× × × × ×

兇惡的走獸，

怎會同情你？

麻木的岩石，

怎會安慰你？

知音的「聖人」不在了，

勇敢的「英雄」死了，

你的親愛的朋友紛散了，

那些家鷄庭鴨却唱歡唱，

那知你失巢的悲哀？

唉！失巢的燕子嚕，

我也同你一樣，

衝罷！衝破你的周遭！

飛罷！飛到一個清幽的所在。

× × × × ×

二三，五，二四。燈下

人民評論旬刊

第四十四號

時事評論……………	蘇實
華南地位危險……………	蘇實
日本要求整理舊債……………	蘇實
中國民族復興論（六續）……………	張厲生
主張「實踐」和「實用」的顏李學派……………	榮樹芬
看了江西廣昌匪區歸來……………	旋今
中國土地問題之提出（下）……………	趙辛任
文藝……………	朱芳春
第一次和x先生會見……………	朱芳春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日出版
本館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四日
 編輯者 文藝戰線週刊社
 發行者 文藝戰線週刊社
 地址及處 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電話 南局三八八六

本刊投稿規則

- (一) 凡向本刊投稿者，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 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或將原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註明。
- (三) 投稿人請開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五) 對於投稿，本社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請先聲明。
- (六) 投稿經揭載後，暫以本刊為贈。並酌給稿費。
- (七) 來稿請寄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編輯部收

廣告種類	每行每日			封皮前內面	後封面	刊內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不扣，刊費一律。如用紙或彩印，按八折計算。	十元	五元	三元	二元	一元五角	

附註：廣告連登多期，為優待起見，紙或彩印，按八折計算。如用紙或彩印，按八折計算。

時間	冊數	書價
全年	五十二期	大洋二元零八分
半年	二十六期	大洋一元零四分
每月	四期	大洋一角六分
每週	一期	大洋四分

外埠長期訂閱者郵費在內

文藝戰線一週年紀念

文藝戰線，出版已至第三卷，擬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再加刷新，並聘請在文壇享有巨名的作者，担任長篇撰稿，並增加頁數。特為優待讀者，並舉行紀念徵求基本讀者五千戶，茲將優待辦法訂定如下：

- (一) 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以後訂閱本刊全年者，特照定價減收一半為一元零四分（郵費在內）
 - (二) 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以後訂閱半年者，特照定價按六扣計算。
 - (三) 一次介紹滿五戶者（訂期在一年以上者）贈送本刊半年並贈送張少峰先生所著工人運動理論及方略一本（定價五角）
 - (四) 一次介紹滿十戶者（訂期在半年以上者）贈送本刊全年並贈送張少峰先生所著飄萍一本（價值八角）
 - (五) 優待期以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直接向本社訂閱者均為基本讀者得享有以上優待辦法之權利，過期並不通融。外埠以郵戳為憑。
- 地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文藝戰線社啟
全年連郵兩元零分八

骨鯁要目

太平洋之外交情勢	世
四川危機四伏	再
談新生活	再
再談時輪金剛法會	再
中國將毒發自斃	再
華北外交之波折	G
訓練民族性之一法	冰
論讀書	G
談婦女特性十二種	華梅女士
中國民族問題之研究（下）	老
四川飢民蠶起（重慶通信）	羅
孔老二又走紅運	茫
「女兒的心」宣判	中
生之敵（四）	文
訪（上）	敏
十日要聞	航
編輯——骨鯽旬刊社	
社址——南京丹鳳街石婆婆巷三十九號	
訂閱——全年連郵一元	
零售——每份大洋三分	
代銷處：全國各大書局	
本期售洋伍分	